

T 110 / 2452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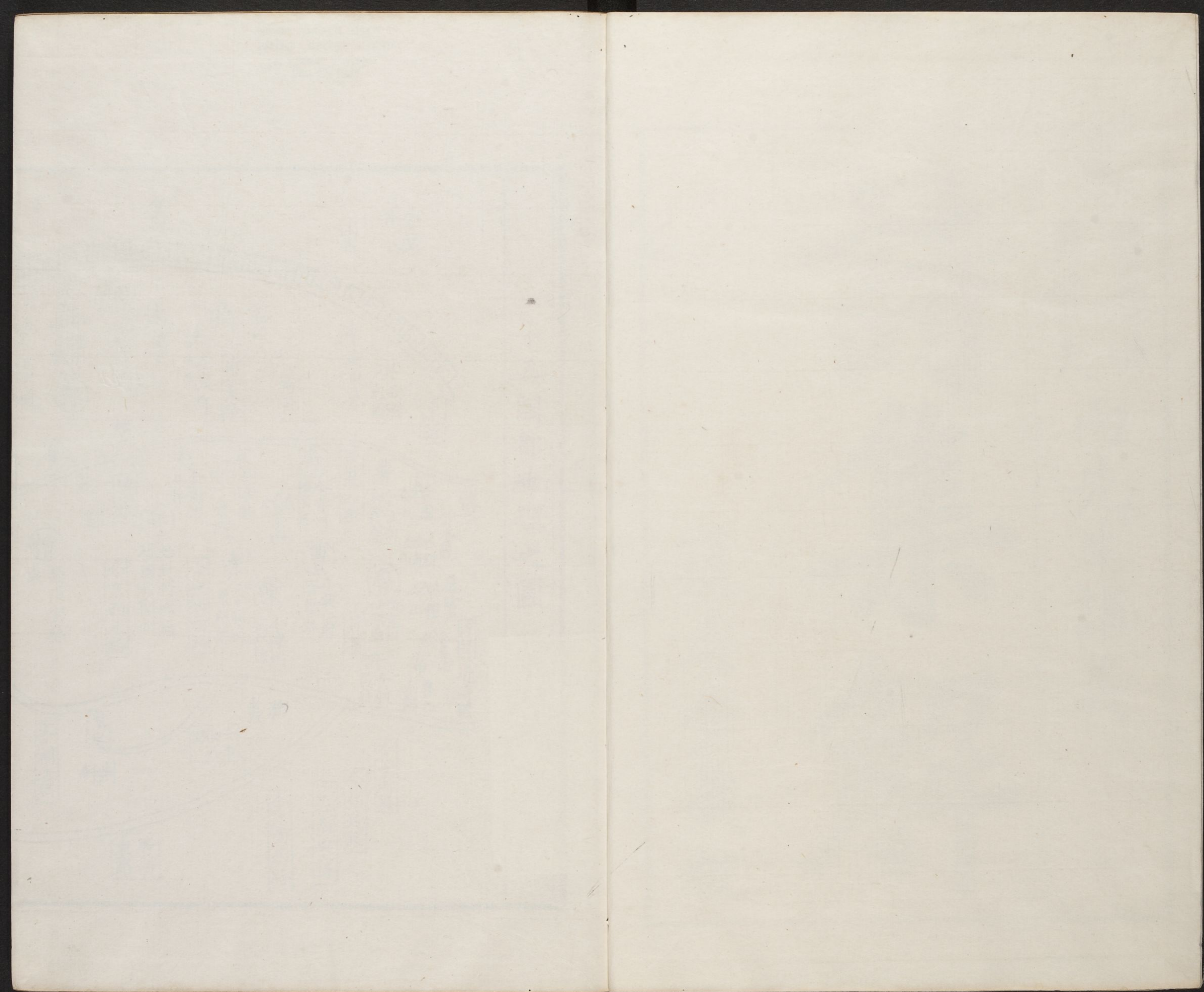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31/21/-21	51/50/-13	72/-23/57	50/-28/-29	73/19/68		

宋 黃貫夫 兩先生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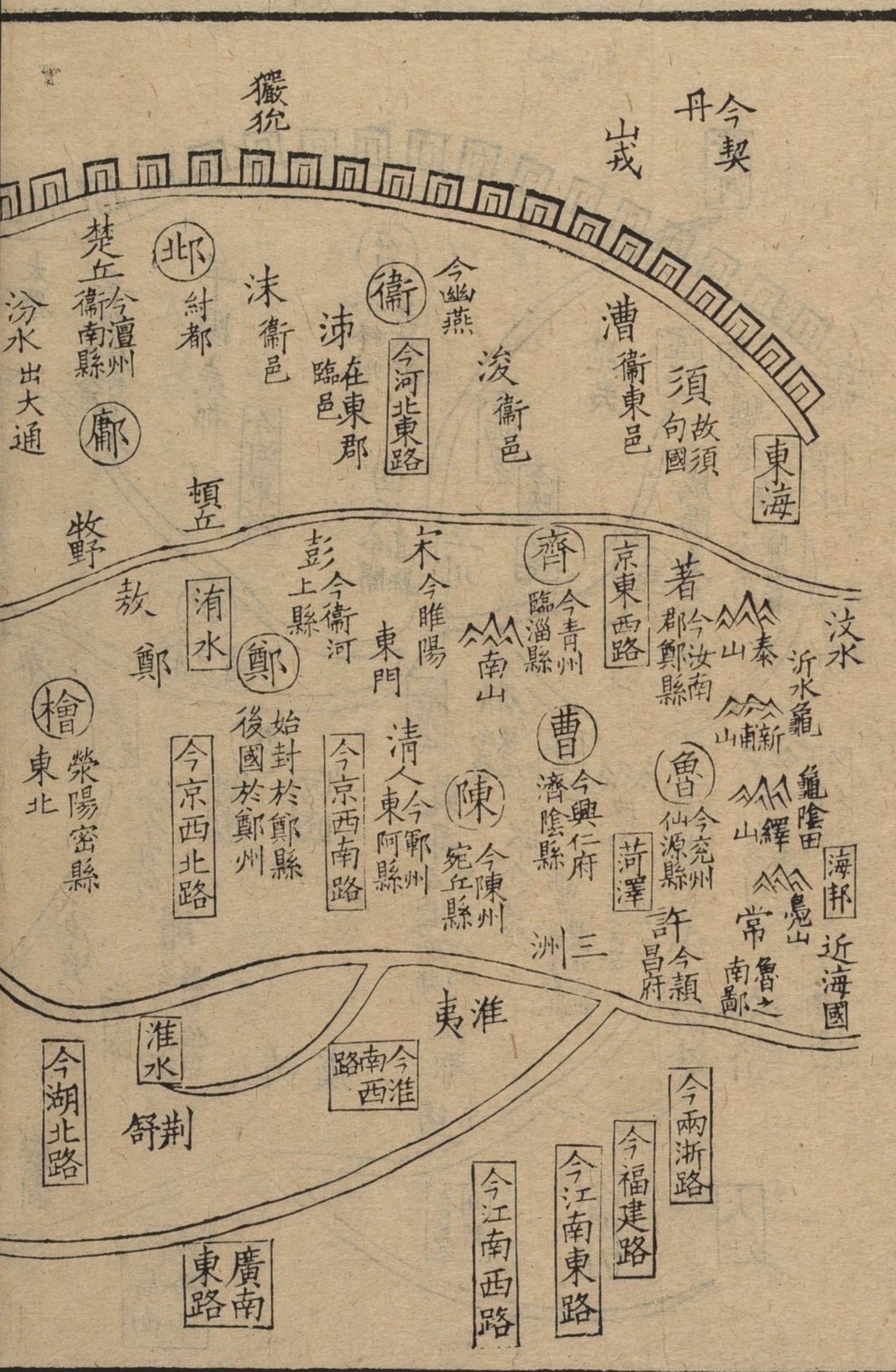
詩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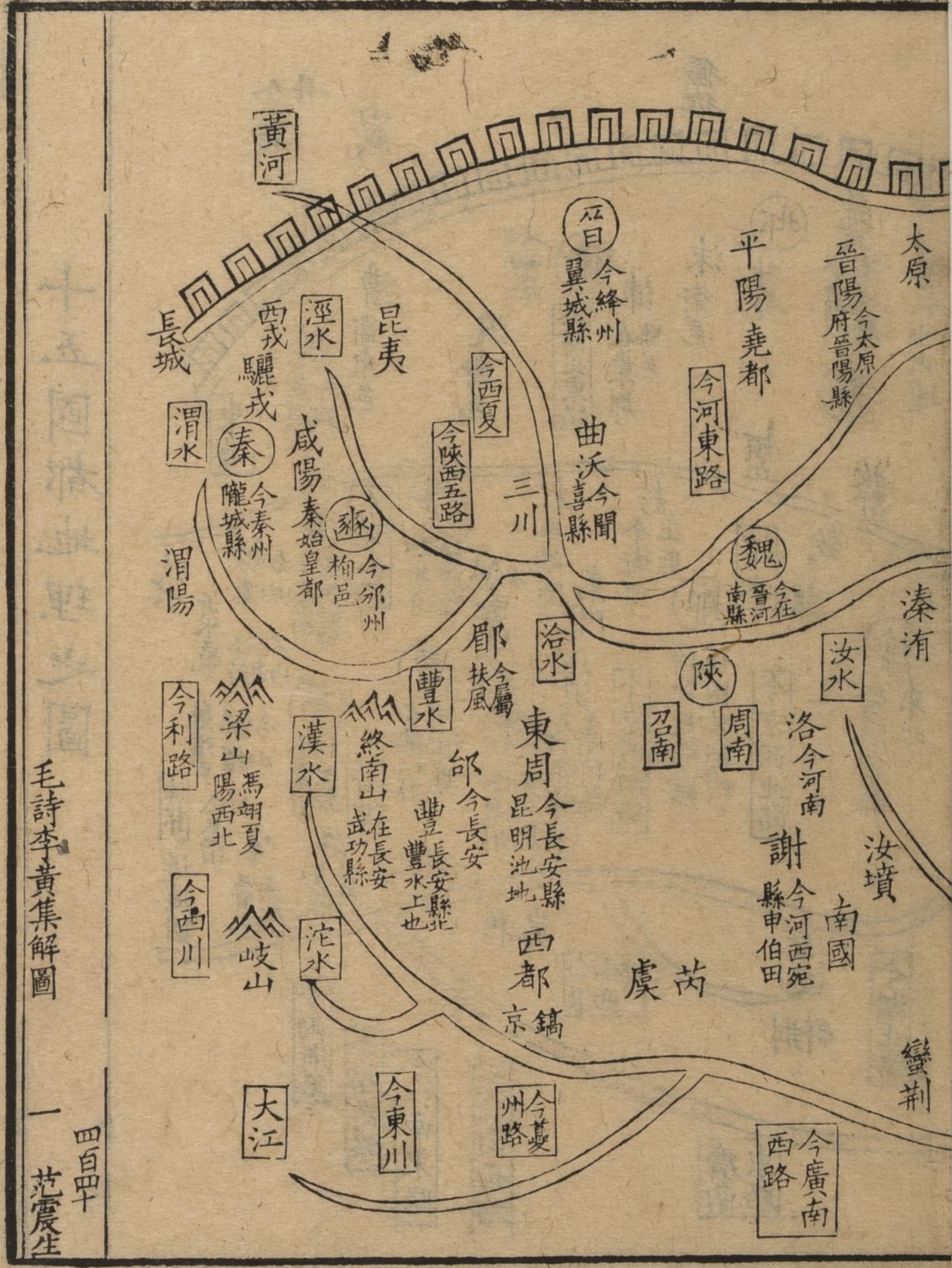
通志堂藏板



十五國都地理之圖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毛詩李黃集解圖

李迂仲毛詩圖譜詳說

二南皆文武詩而列於周召蓋周召分陝而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太師採詩得於周南之地者繫於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繫於召公

邶鄘衛商畿內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成王滅三監封康叔於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侯當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本國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自頃公始至襄公凡十八君有詩者六代

王國者王城也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為西  
 都成王宅洛邑謂之王城為東都東都即今河  
 南周公往營成周即今洛陽成王還西都十一  
 世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  
 是王室下衰諸侯詩不復作故貶之謂之王國  
 變風

鄆邳姓之國無世次其詩當在周夷王厲王之間  
 周武王封太公望於營丘是為齊凡五世至哀公  
 政衰紀侯譖之於周懿王而烹之當懿王時齊  
 之變風始作又九世至襄公有詩者二自桓公  
 已下無詩

魏無世家其詩當在平桓之間

周武王封弟叔虞於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  
 始作唐之地堯都也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  
 僖至獻公有詩者四自惠公已下無詩

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當宣王時命為大  
 夫而變風始作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  
 者四共公已下無詩

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  
 變風始作凡十八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自成  
 公已下無詩

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凡十五君至於昭公卒共

公立有詩者二自文公已下無詩

豳戎狄之地名也后稷曾孫公劉自邠而出居焉及成王時周公遭流言之變居於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太王為豳公憂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比敘已志而作七月鳴鴉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

鄭氏云二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小雅正十六篇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是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變雅五十八篇自六月之後是也大雅正十八篇變十三篇自文王至卷阿為正雅自民勞之後為變雅

周頌之作按左氏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鄭譜云在周公復政成王即位初

周公伯禽受封於魯十八世至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既薨而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

商湯中宗高宗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滅商封微子代殷後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時得五篇矣

黃實夫說詩總論

原詩

先儒謂詩三百篇其始終皆在於周嘗試論之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嘻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當是時詩之義已備矣至於太康逸豫而五子迷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商頌十有二篇而詩之爲詩者已極其至然則烏在其始於周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趣於文至周而後大

備此說盡之蓋自上古以來喜怒哀樂之情斯民之所不能一日無也惟其耳目之所聞見者純一而心志之所思慮者未廣善惡不知理亂不聞而愛惡之情未彰也至虞夏則僅有所歷矣然去古猶未遠也及於商之季周之始則其耳目之所更者益多而心志之所思慮者交至利害之畢見而愛欲之情生則動於中形於言有不自已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者人之情也其情不動而理已萌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此知其已發之和而不知其未發之中也故夫三百篇之



詩皆斯民喜怒哀樂之真情惟其情也而不失其所以性人也而不失其所以天民情天性不可泯沒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故其詩爲風爲雅爲頌否則非正音矣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雖未可盡信而吾夫子所刪者意其所謂發而不中節者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大序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曰思曰情則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而思曰無邪情曰止乎禮義則吾所謂中節而和者也今觀諸詩其盛者言后稷先公之風化文武成康之盛德溫溫乎其和可知而變風變雅之作雖悲愁哀思之中而亦有惻然愛君之意則

所謂喜怒哀樂之中節者於此可證逮周德既衰斯民所謂直道而行者不可復見喜怒哀樂之中節而言辭歌詠之不如古雖有美有刺而必出於斯民之真情天下之公論孔子錄懿王夷王之詩而訖於陳靈瀆亂之事豈非三綱五常至是有不忍言者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而邵康節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夫後世名公大儒歌詠不絕物情景態一唱三詠傷時感事嗟歎不足寥寥乎短章浩浩乎大篇不可勝紀而曰無有乎爾何康節之薄後世也王澤之竭風俗大變古人情性之真非後世工於詞章者所能到歟三百篇之詩其

終始在於周可得而原之矣

觀詩說

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嘗思孔子之遺言而歎知味之學不傳於後世也試妄言之魚有魚之味熊掌有熊掌之味膾炙有膾炙之味食熊掌如無魚食魚如無膾炙吾方樂嗜乎此而又何暇外慕哉李翱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世或譏其言之過予竊意其必嘗齊其味而後有是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孔子於詩曰興於禮曰立於樂曰成孟子於詩曰誦於書曰讀非固岐而二

之也聖賢知味之學止於此而學者未之或思焉後世學詩如學禮誦詩如讀書是之謂不知味且六經之言皆天理也固不容或異而學者之於六經必有所從入也則不可不知其所以異春秋之書嚴褻貶於一字禮經之書辨度數於一辭典謨之書其事實易象之書其辭微至於詩所言非一國所作非一人而其義則非一體合而言之則出於斯民一時歌詠之真情而非有心於章句言辭之末或有意觸於此而起義於彼未必果有是物也或適感於今而有思於古未必果有是事也其美是人也則言其車馬之美衣服之盛而刺是人

也亦復以是言之此當觀其愛惡之情而不必辨其物之等差也其言周之盛則形容文武之德成康之太平而言周之衰亦復以是形容之此當觀其哀樂之情而不必疑其時之不同也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周果無遺民乎是特憂之之辭耳曰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僖公果能復周公之宇乎是特願之之辭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詳味此章自見后妃處深宮之中其安閒和易之氣象如此而不必以雎鳩比后妃也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詳味此章自見周公處危疑之地其雍容不迫之氣象如此而不必以狼跋比周公也三百篇之義莫不皆然在學者觸類而長之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孟子所以尤長於詩也後世知味之學不傳而諸家之說不類漢氏之初詩分爲四魯詩起申公按漢書申公與楚元王俱傳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卿之門人卿所讀之詩不知何所傳今觀其書所引詩如有鳳有皇樂帝之心之句則其淵源自不正韓詩出於韓嬰雖時見於他詩至於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齊詩起於轅固今沒不復見惟魯人大毛公詩作詒訓盛行於世其後河間獻王得以小毛

通志堂

公爲博士自漢以來學者率捨三家而從毛氏至後漢威靈時鄭康成爲之注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氏承滅學之後學者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不謂之注而謂之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氏以毛公之學已得其旨而特爲之敷暢也自是以後說者愈多然桎於章句者不足見詩人之情而求通一篇者適足以戾三百篇之義詩固有一言而終篇詠之者所以見其言之不足而非有異義也固有一事而反覆論之者所以見其形容之不盡而非有異意也而皆必求爲之說無乃失之鑿故善說詩者當以無說爲說而不必求異於古人

也張橫渠云詩之情性溫厚平易今固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陘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而觀詩之法也又云古人之心止乎禮義則能喜怒刺怨觀詩者亦須先自和暢大哉斯言竊嘗得其說而求於詩油然自得難以告人學者試以心體之禮義自見而又安以紛紛之說爲哉孔子謂詩可以興者謂其吟詠情性足以起人之善意也可以觀者謂其止乎禮義足以知情性之正也可以羣者謂其心平氣和與物無競也可以怨者謂其優游不迫怨而不怒也舉是數者豈泥於言語文字間所能得哉伊川先

生嘗語人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哉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始有驗嗚呼此讀書之法而知味之學也故子貢因理而悟詩子夏因詩而悟理者蓋亦以是得之

### 國風

案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征南注云於詩豳

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其次序不同是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周召風之正者故冠於篇首自邶鄘以下則說者不一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鄘國而衛在齊先檜在鄭後是不可以先後爲言也若以國地小大爲次則鄭小於齊魏陋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又不可以小大爲言也若以采詩之時爲次則雞鳴之作當遠在緇衣之前而列國之風必處衛詩之後是亦不可以采詩之時言之也

此數說皆不免牽合孔穎達亦嘗辨之然穎達之說則曰衛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故為變風之先然鄭武公夾輔平王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亦豈當在衛之後乎穎達又謂王人雖微不可過後於諸侯故以王次衛然王固不可後也王不可後則皆當為變風之首而何遜於衛乎至於論檜曹則又以國小言之何其自戾也蘇穎濱則又以國亡之先後為次其說曰最先亡者居後後亡者居先如檜曹已亡之國故最後之陳將亡之國則又先於檜然秦最後亡則列於唐魏之後邶鄘先為衛所滅而列於衛之先為變風之首則其說

不通矣紛紛之說將安適從乎張橫渠謂或以首惡或以過輕或以親疎遠近或以封建先後則又失之雜矣嘗深思之夏商之禮無傳矣雖孔子不得而知頒爵之制不存矣雖孟子不得而詳強立一說以為次第皆不免失之鑿試即聖人之意而順解之是亦孟子所謂嘗聞其略者矣夫道德一風俗同則不當有國風天下一家則列國一國耳其風俗豈容或異哉故曰國風云者以見其國異政家殊俗不可得而一之也周召雖風之正當商之季列國之風不能皆如二南之美故太史題之曰周南國風召南國風及風俗復變則列國隨異

故太史題之曰此衛國風也鄭國風也此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云耳當季札觀樂之時其列國之次序皆周太師之舊編其先後次第且不可得而知況更秦歷漢其先後未必盡如吾夫子之意又安得而知之乎姑循其本文言之則周失其綱諸侯擅相侵伐邶鄘衛皆商畿內之地而衛并邶鄘而有之是階亂之首也諸侯之強不知有王則天理絕矣聖人懼焉故次之以王或曰平王之詩不雅而風貶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覲會同不脩包匭菁茅不入天子擁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

之詩而爲國風傷之也吁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知天下有王也顧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爲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正不正而遽降之哉周之東也鄭有功焉故以鄭次王自是而後風俗日壞禮義亡人倫廢不入於禽獸者幾希齊襄公淫穢之行國人怨之風俗之衰至此極矣雖聖人之後亦不能保魏踵虞舜之舊襲夏禹之餘唐本帝堯之國爲

虞舜之裔今亦變矣聖人之遺風餘澤既泯則夷狄橫中國微秦本西戎之地至秦仲而始大蓋傷之也風變而夷不亡何待故以陳鄆曹之亡國繼之天下之理治亂相因亂極而思治者人之情也故極於下泉之思治而繼以豳國之變風以為變而克正者惟周公能之此姑循其詩之本文而論其所以為國風之意非敢以為次序之定說也若求為定說必孔子而後可生乎千百載之後而論千百載之前駕空鑿虛又安足據

族譜

周公 名旦文王子

召伯 名奭姬姓

莊姜 衛莊公妻

戴嬀 陳女嬀氏戴謚

公孫文仲 字仲

衛宣公 晉公子

黎侯 黎國也

伋 衛宣公孫夷姜之子

宣公二子 壽伋

共姜 共伯之妻

公子頑 宣公庶子

衛文公 懿公

許穆夫人 公子頑女

武公 名和釐公子

莊公 名楊周卿士

莊姜 齊嬀女

惠公 名朔

宋襄母 衛文公妹

周平王母 申女

鄭武公 名掘突

將仲子 祭仲也

文公 名捷厲公子

高克 鄭大夫

太子忽 鄭太子

齊哀公 不辰癸公子

襄公 名諸兒釐公子

魯莊公 名同桓公子

晉僖公 名司徒

晉昭公 文侯子

武公 莊伯子

獻公 詭諸武公之子

秦襄公 秦仲孫

穆公 名任好

康公母 晉獻公女

陳佗 桓公弟五父

宣公 杵臼莊公弟

夏姬 鄭女也

曹昭公 名班釐公子

共公 名襄昭公之子

管叔 鮮文王子



蔡叔度  
文王子

祈父  
也司馬

家父  
周大夫家父字

皇父  
六卿之首

譚大夫  
名國

申女  
姜姓之國

靈公  
名平國

褒姒  
褒女姒其字

亶父  
大王字

太伯  
大王長子

姜嫄  
后稷之母

大任  
文王母

大妣  
文王妃

召穆公  
康公六世孫

凡伯  
周公之肩

芮伯  
芮國伯爵

仍叔  
周大夫

尹吉甫  
周卿士

仲山甫  
四嶽後

韓侯  
姬姓國

南仲  
文王臣

休父  
重黎後

微子  
紂庶兄

二王之後  
宋杞

文母  
大妣也

季孫行父  
季文子

正考甫  
孔子之先

宋濬公  
孔子祖

魯僖公  
閔公兄

城  
有城氏國名

公劉  
后稷曾孫

四詩傳授圖

魯詩

韓詩

齊詩

毛詩

魯

浮丘伯

魯申公

楚元王

魏應 子葉 王完  
許晃 李業  
魯丕  
魯恭  
高嘉  
王臧  
博士 江公車茂  
趙綰  
孔安國  
周霸

元帝 詡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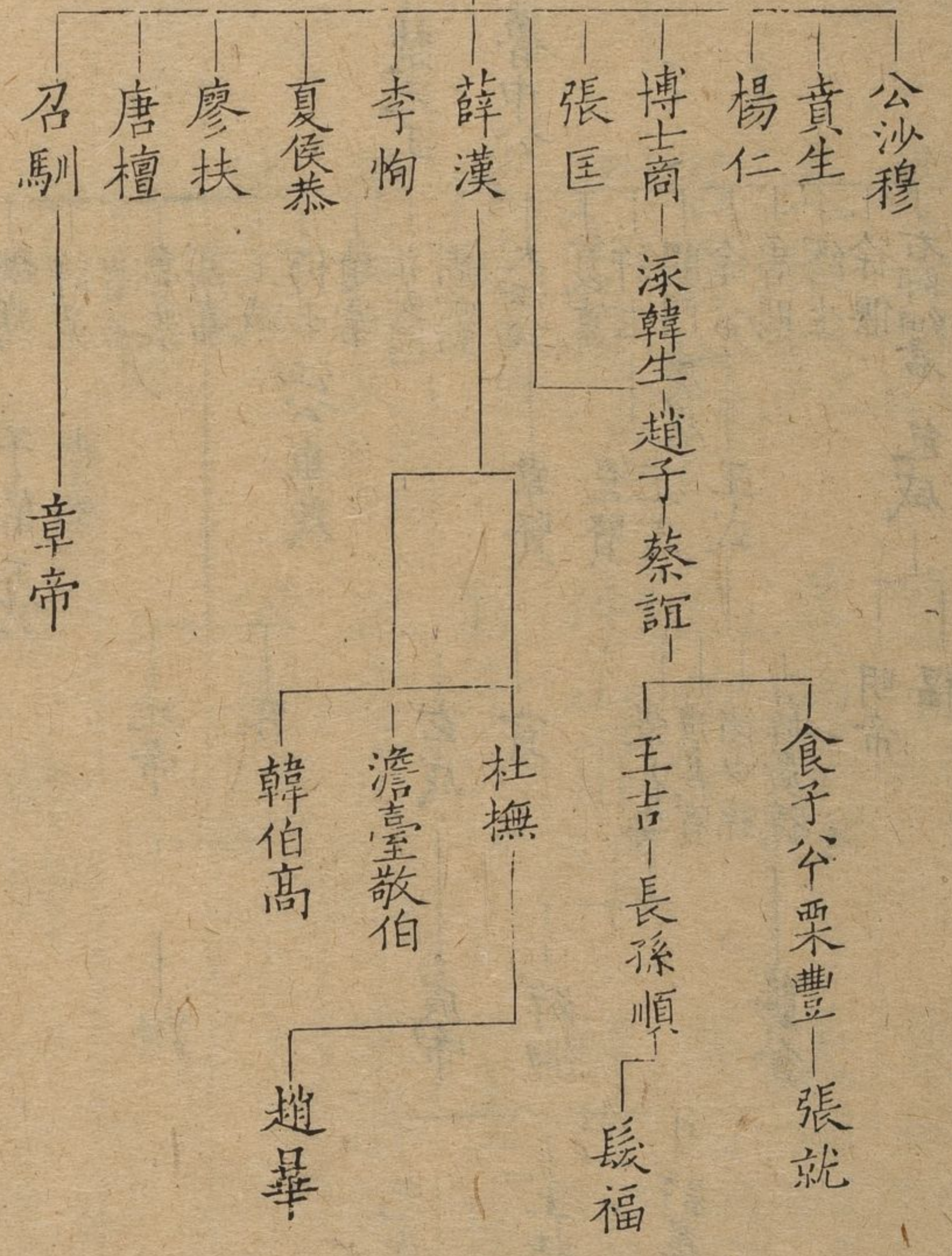
大江公 韋賢  
夏寬 韋賢  
許生 王式  
關門慶忌 王式  
徐公 王式  
魯賜  
繆生  
徐偃  
右師細君 包咸

玄成 成帝 元帝  
賞 游卿 王扶  
張長安 許晏  
唐長賓  
褚少孫  
薛廣德  
龔舍

詩

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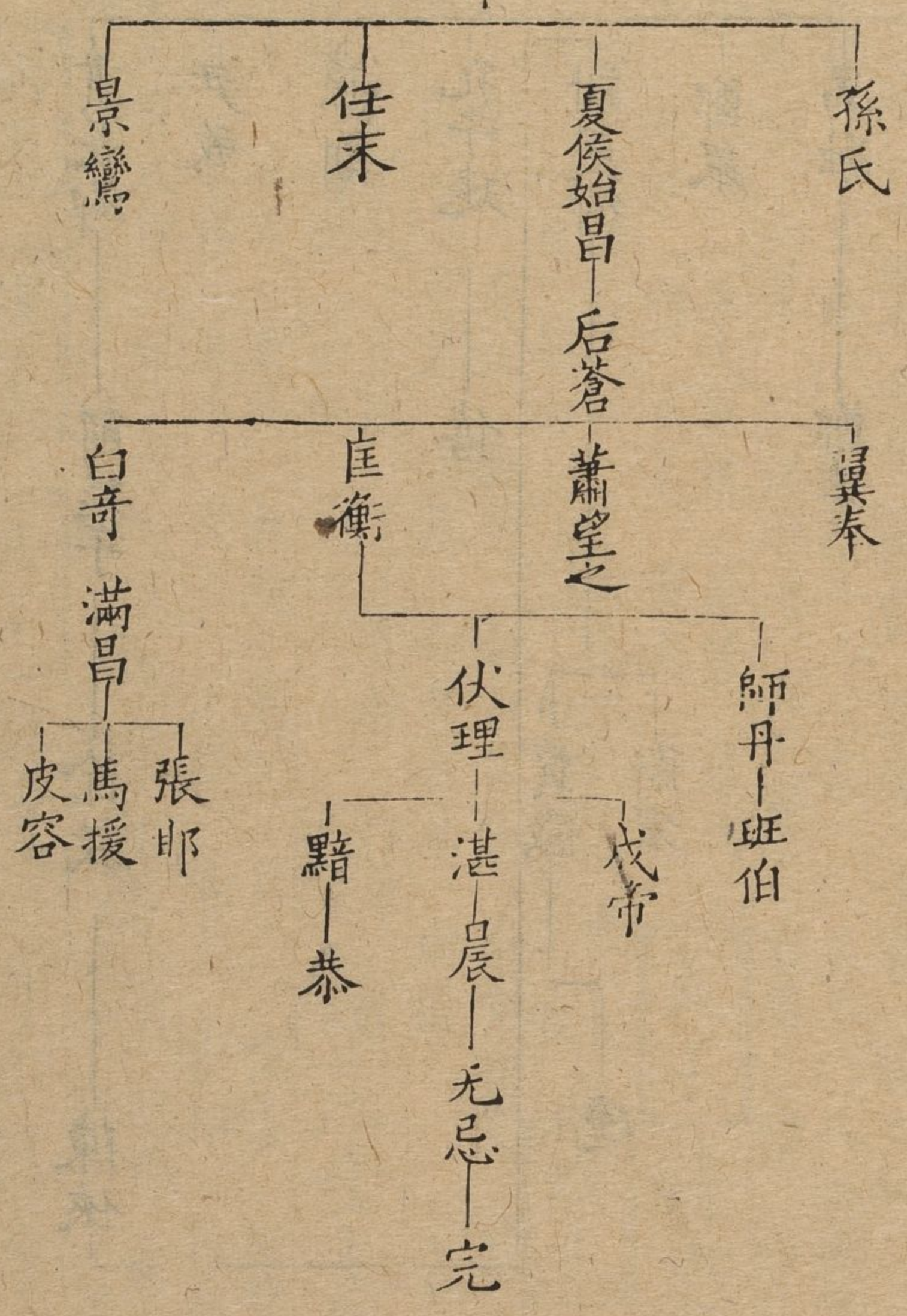
韓嬰



詩

齊

齊轅生



詩

毛

毛公

貫長卿  
解延年  
徐敖  
陳俠

尹敬

孫期

倍

謝曼卿

賈徽

達

鄭眾

衛宏

馬融

鄭玄

詩

十五國風譜

文王詩三十六篇

十一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周南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十二鵲巢 采芣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出車 杕杜 采芣 皇矣 靈臺

四小魚麗 南陔 皇矣 靈臺

五大棫樸 早麓 思齊

武王詩六篇

二召甘棠 何彼禮矣

四小魚麗 南陔 皇矣 靈臺

五大棫樸 早麓 思齊

武王詩六篇

成王詩

二十三篇 雅 小常棣 彤弓 蓼蕭 淇水 卷阿 碩 桑扈 采芣 皇矣 靈臺

四小魚麗 南陔 皇矣 靈臺

五大棫樸 早麓 思齊

武王詩六篇

成王詩

文王 大明 縣 下武 生民 文王有聲 行葦 頌 二十篇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淇水 卷阿 碩 桑扈 采芣 皇矣 靈臺

四小魚麗 南陔 皇矣 靈臺

五大棫樸 早麓 思齊

武王詩六篇

成王詩

清廟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載見 有客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閔予小子 昊天有成命 維天之命 罔 頌 詩 七篇 破斧 伐柯 九罭 潛 猗 猗 采芣 皇矣 靈臺

四小魚麗 南陔 皇矣 靈臺

五大棫樸 早麓 思齊

武王詩六篇

成王詩

狼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齊風始變五篇 哀 雞鳴 還

懿王 無詩

時一國有詩

無詩

時亦無詩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孝王 無詩 時亦無詩

夷王 無詩 時

一國有詩

衛風始變一篇

公頃 邶柏舟

厲王 變雅 五大雅

民勞 板 蕩  
桑柔

時一國有詩

陳風始變二篇

公幽 宛丘 東門之粉

夷厲 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檜風始變四篇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共和 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唐風始變一

篇 僖 蟋蟀

宣王 詩二十篇

小雅 六月 采芑 庭燎 沔水 鶴鳴

車攻 吉日

祈父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白駒 黃鳥 六大 雲漢 崧高 烝民 常武

時三國有詩

衛風 一篇 公武 鄘柏舟

陳風 三篇 公釐 衡門 東門之池

秦風

始變 一篇 仲秦 車鄰

幽王 詩四十五篇

小雅 四十三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兩無正 蓼莪 甫田 車鄰

小旻 小宛 小弁 無將 大車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楚茨 信南山 頍弁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白華 緜蠻 二大 瞻卬 召旻 時無詩

平王 詩六篇 王國 貶為 王國 風 黍離 揚之水 中谷 有推 葛藟

時五國

有詩 衛風 四篇 武 莊 淇奥 考槃 碩人 鄭風 始變 一篇 公武 緇衣

唐風 七篇 昭山 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秦風 四篇 襄 駟 賦 公小 戎 時

三國有詩 鄭風 一篇 文 清人 衛風 二十七篇 州 宣 惠 公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旌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 乘舟 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君子 偕老 牆有茨 魏風 七篇 葛屨 汾沮 如 桑中 鶉之 奔奔 芄蘭 河廣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莊王 詩 一篇 在王 丘 中有麻 時 二國有詩

齊風 六篇 襄 南山 甫田 盧令 鄭風 六篇 莊 將 仲子 叔于田 羔裘 女曰 雞鳴 釐王 無詩 時 二國有詩 唐風 二篇 公武 有 杜 無衣 通志堂

導大路

女曰雞鳴

釐王 無詩 時 二國有詩

唐風 二篇 公武 有 杜 無衣

通志堂

鄭風十三篇

昭有女同車  
公東門之墀

山有扶蘇  
風雨

薜兮 狡童  
出其東門

褰裳  
子衿

揚之水  
采芣

野有蔓草  
溱洧

惠王

無詩 時三國有詩

唐風二篇

獻葛生  
公采芣

曹風一篇

昭蜉蝣  
公

衛風二篇

戴文載馳  
一定之方中

襄王

無詩

時三國有詩

衛風三篇

文蝮蝥  
相鼠  
公于旄

陳風二篇

宣防有鵲  
公巢

月出

秦風五篇

穆康黃鳥  
晨風  
權輿  
四渭陽

無衣

惠襄

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衛風一篇

文木瓜  
公

頃王

無詩 時二國

有詩 曹風三篇

共候人  
鳴鳩  
公下泉

陳風二篇

靈株林  
公澤陂

匡王

以下無詩

右自文王至頃王凡二十世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其篇名則各以時世考之

毛詩綱目

周南 十一篇

關雎后妃之德

葛覃后妃之本

卷耳后妃之志

樛木后妃逮下

螽斯子孫衆多

桃夭后妃所致

兔置后妃之化

采芣后妃之美

漢廣德廣所及

汝墳道化行

麟之趾關雎之應

召南 十四篇

鵲巢夫人之德

采芣夫人不失職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

甘棠美召伯

行露召伯聽訟

羔羊鵲巢之功致

殷其雷勸以義

標有梅男女及時

小星惠及下

江有汜美媵

野有死麕惡無禮

何彼禮矣美王姬

騶虞鵲巢之應

右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邶國風

十九篇

柏舟言仁人不遇

綠衣衛莊姜傷已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

日月衛莊姜傷已

終風衛莊姜傷已

擊鼓怨州吁

凱風美孝子

雄雉刺衛宣公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

谷風刺夫婦失道

式微臣勸黎侯歸

旄丘責衛伯

簡兮刺不用賢

泉水衛女思歸

北門刺仕不得志

北風刺虐

靜女刺時

新臺刺衛宣公

二子乘舟思伋壽

鄘國風

十篇

柏舟共姜自誓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

桑中刺奔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

蝮蝮止奔

相鼠刺無禮

千旄美好善

載馳閔衛之亡

衛國風 十篇

淇奧美武公之德

考槃刺莊公

碩人閔莊姜

氓刺宣公之時

竹竿衛女思歸

芄蘭刺惠公

河廣宋襄公母思宋

伯兮刺君子行役

有狐刺男女失時

木瓜美齊桓公

王國風 十篇

黍離閔宗周

君子行役刺平王

君子揚揚閔周

揚之水刺平王

中谷有蕓閔周

兔爰閔周

葛藟王族刺平王

采葛懼讒

大車刺周大夫

丘中有麻思賢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美武公

叔于田刺莊公

大叔于田刺莊公

將仲子刺莊公

清人刺文公

羔裘刺朝

遵大路思君子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

有女同車刺忽

山有扶蘇刺忽

蘄兮刺忽

狡童刺忽

褰裳思見正

丰刺亂

東門之墠刺亂

風雨思君子

子衿刺學校廢  
出其東門閔亂

揚之水閔無臣  
野有蔓草思遇時

溱洧刺亂

齊風 十一篇

雞鳴思賢妃

還刺荒

著刺時

東方之日刺衰

東方未明刺無節

南山刺襄公

甫田大夫刺襄公

盧令刺荒

敝笱刺文姜

載驅刺襄公

猗嗟刺魯莊公

魏風 七篇

葛屨刺褊

汾沮洳刺儉

園有桃刺時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

十畝之間刺時

伐檀刺貪

碩鼠刺重斂

唐風 十二篇

蟋蟀刺晉僖公

山有樞刺晉昭公

揚之水刺昭公

椒聊刺昭公

綢繆刺晉亂

杕杜刺時

羔裘刺時

鶉羽刺時

無衣美晉武公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

葛生刺晉獻公

采芣刺晉獻公



秦風 十篇

車鄰美秦仲

駟驥美襄公

小戎美襄公

蒹葭刺襄公

終南戒襄公

黃鳥哀三良

晨風刺康公

無衣刺用兵

渭陽康公念母

權輿刺康公

陳風 十篇

宛丘刺幽公

東門之枌疾亂

衡門誘僖公

東門之池刺時

東門之楊刺時

墓門刺陳佗

防有鵲巢憂讒賊

月出刺好色

株林刺靈公

澤陂刺時

檜風 四篇

羔裘以道去其君

素冠刺不能三年

隰有萋楚疾恣

匪風思周道

曹風 四篇

蜉蝣刺奢

候人刺近小人

鳴鳩刺不壹

下泉思治

豳風 七篇

七月陳王業

鴟鴞周公救亂

東山周公東征

破斧美周公

伐柯美周公

九罭美周公

狼跋美周公

小雅

八十篇

鹿鳴燕羣臣嘉賓

四牡勞使臣之來

皇皇者華遣使臣

常棣燕兄弟

伐木燕朋友故舊

天保下報上

采薇遣戍役

出車勞還率

杕杜勞還役

魚麗美萬物衆多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

白華孝子潔白

華黍時和歲豐

南有嘉魚樂與賢

南山有臺樂得賢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

崇丘萬物極其高大

由儀萬物得其宜

蓼蕭澤及四海

湛露天子燕諸侯

彤弓錫有功諸侯

菁菁者莪樂育材

六月宣王北伐

采芑宣王南征

車攻宣王復古

吉日美宣王田

鴻鴈美宣王

庭燎美宣王

沔水規宣王

鶴鳴誨宣王

祈父刺宣王

白駒大夫刺宣王

黃鳥刺宣王

我行其野刺宣王

斯干宣王考室

無羊宣王考牧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

正月大夫刺幽王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

小旻大夫刺幽王  
小宛大夫刺幽王

小弁天子之傅刺幽王  
巧言刺幽王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  
巷伯寺人刺幽王

谷風刺幽王  
蓼莪刺幽王

大東刺亂  
四月大夫刺幽王

北山大夫刺幽王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

小明大夫悔仕亂世  
鼓鍾刺幽王

楚茨刺幽王  
信南山刺幽王

甫田刺幽王  
大田刺幽王

瞻彼洛矣刺幽王  
裳裳者華刺幽王

桑扈刺幽王  
鴛鴦刺幽王

頍弁諸公刺幽王  
車輦大夫刺幽王

青蠅大夫刺幽王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

魚藻刺幽王  
采菽刺幽王

角弓父兄刺幽王  
菀柳刺幽王

都人士刺衣服無常  
采芣刺怨曠

黍苗刺幽王  
隰桑刺幽王

白華周人刺幽后  
緜蠻微臣刺亂

瓠葉大夫刺幽王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

茗之華大夫閔時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

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  
大明文王有明德

緜文王之興由大王

棫樸文王能官人

旱麓受祖

思齊文王所以聖

皇矣美周

靈臺民始附

下武繼文

文王有聲繼伐

生民尊祖

行葦忠厚

既醉太平

鳧鷖守成

假樂嘉成王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

板凡伯刺厲王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

抑衛武公刺厲王

桑柔芮伯刺厲王

雲漢仍叔美宣王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

周頌

三十一篇

清廟祀文王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

維清奏象武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天作祀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

執競祀武王

思文后稷配天

臣工諸侯助祭於廟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  
豐年秋冬報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

雖禘大祖  
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武奏大武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  
訪落嗣王謀于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  
小毖嗣王求助

載芟春藉田祈社稷  
良耜秋報社稷

絲衣繹賓尸  
酌告成大武

桓講武類禡  
賚大封於廟

般巡狩祀四嶽河海

魯頌 四篇

駟頌僖公

有駟頌僖公君臣有道

泮水頌僖公修泮宮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商頌 五篇

那祀成湯

烈祖祀中宗

玄鳥祀高宗

長發大禘

殷武祀高宗

右三百五篇 逸詩六篇

毛詩綱目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一

三山先生李 樗 迂仲 講義

南劔教授黃 樵 實夫 講義

三山先生李 泳 深卿 校正

東萊先生呂 祖謙 伯恭 釋音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國風

李曰 司馬遷云古者逸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

者三百孔穎達則以為傳記所舉逸詩者絕少史

記所言蓋司馬遷之謬歐陽又以為以國觀之宜

不啻三千也三人之說異同如此竊嘗以謂逸詩

之多少不足論也孔子既刪定之矣其或多或少

何足論哉惟以夫子之所存者三百篇盡心焉可也孔子之於詩所不合於禮義者從而刪之合於禮義者從而存之垂訓於天下後世其為教也溫柔敦厚適其情性之正學者為學必自此而入焉孔子嘗教學者以學詩之法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一言蓋學者之樞要也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喜怒哀樂之未發則無思也及喜怒哀樂之既發然後有思焉其思也正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而和矣其思也邪則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而不和矣故詩三百篇雖箴規美刺之不同而皆合於喜怒哀樂

之中節以其思之正故也學詩者惟以此一言而求之孔子又嘗舉一隅以告學者矣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之與哀出於思矣不淫不傷思之無邪也樂而淫哀而傷則入於邪矣求關雎之義必求於此非獨關雎為然自葛覃而下殷武而上莫不皆然在學者觸類而求之耳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可謂明夫子之意矣惟以此一言求詩之體則其他可以迎刃而解故其學夫詩者可以羣可以怨可以觀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皆自思無邪之一言而入焉詩皆有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為大序

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惟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去聲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為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為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

湯如江有汜之為美滕邢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趣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



四六  
王順  
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為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  
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黃曰**事固有可得而知者有不可得而知者可得而知者吾求之於古不可得而知者吾求之於心蓋信人而不信己終身無定論而事之二三其傳者當以吾心為主也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名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附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

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為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籍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蘇穎濱亦本是說以為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凡此者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迂仲以蘇之說為當且盡王程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為非漢儒之所能為竊嘗合是說之一而一之於吾心以為王程之說與吾心合而於大序亦合夫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漢儒惟一董仲舒其文近之而亦未必若是之醇也況毛公衛宏之類乎雖然

程氏謂大序仲尼所作則未敢信也大序之言深得風雅之旨而其所以滋後世之異論者以其言辭重複前後失倫耳若吾夫子為之必不若是也意者吾夫子反魯刪詩之際與門人弟子所以論詩者如此而門人弟子若子夏之徒集夫子之言而冠於三百篇之首云耳初不以大序名之也不然大序之作當先論詩者志之所之也一段而後及於風風也自風而論雅自雅而論頌以至於六義四始斯亦可矣若關雎后妃之德至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是乃關雎之序此王程之意而予特少異之也是故某詩言某事也若關雎后妃之

德也之類此必當時國史所題之辭不然則雖夫子亦無自而知此程氏之說無以加矣予請推而廣之曰小序國史之舊題大序記夫子之言而非夫子之所作也其餘小序則漢儒之說或雜其間如衛人以宣姜鶉鵲之不若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之類決非吾聖人之言無疑也此予之所自求於吾心者如此而未必可信姑存之以待深於詩學者以講求其未盡之意云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李曰關雎毛氏以為后妃之德齊魯韓皆以為周

衰所作如燕燕之詩毛氏以為衛莊姜傷已韓詩  
 則以為衛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鄭康成注禮記  
 又以為衛獻公不禮於鄭妣鄭妣作此詩謂當思  
 先君獻公以待寡人柏舟之詩毛氏則以為仁人  
 不遇韓詩則以為衛宣姜自誓所作自孔子既沒  
 之後世之學者各以其所聞而傳之故其說所以  
 不一此則毛詩也然毛詩所傳亦非成於一人之  
 手至於前後相因襲綴緝而成其書觀此則毛鄭  
 可知矣江有汜之詩既以為美媵也勤而無怨嫡  
 能悔過也而其下文云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  
 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載馳

之詩既以為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  
 傷不能救也又言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  
 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  
 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如魚麗之  
 詩既以為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芾以下治  
 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既以為文武之詩常棣之  
 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此  
 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詩之序多有  
 重複惟關雎為尤甚關雎說者以為大序竊嘗以  
 謂即關雎之序也其發首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  
 下而正夫婦也不過言關雎之義爾既言關雎之

義併以學詩大意繫之於下然關雎之序其文太多重複亦非一人所作既曰風之始也又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則知其說一風字其多如此故學關雎者當隨文而觀之欲以前後相屬而通之則必膠泥而不通矣后妃太姒也關雎所以形容太姒之德謂之后者有君道故也天子之妃曰后太姒但爲西伯夫人耳安得以后爲稱謂之后者乃後人追稱之也亦如後世追稱文王爲王也風之始也說者以謂后

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非也詩有四始也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關雎所以爲風之始者所以風動天下欲正其夫婦之道也蓋以正夫婦之道乃治家之本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其家乃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所以治家者皆在於此故詩之雅頌惟用於朝廷宗廟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言自鄉人以至於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

飲酒禮曰鄉大夫賓興其賢能乃合樂周南關雎  
 召南鵲巢是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  
 上而下皆可得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  
 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以周南召南皆學者之所當留心苟為學者不  
 先於周南召南則無由而入矣

**黃曰**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

齊魯韓三家亦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歐陽公以  
 為然予不敢疑經而信史從齊魯韓而去毛氏也  
 三百篇之詩皆被於管弦而關雎之詩歌於鄉飲

酒之禮歌於燕禮或謂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侍御  
 於君子女史歌之意者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  
 思關雎后妃之德時用此詩於歌詠節奏之間以  
 諷其上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漢儒誤求夫子之意而疑關雎非文王之詩何其  
 謬也詩曰關關雎鳩而名之曰關雎云者詩人之  
 意不在於雎鳩而在於關關取其和鳴之意也后  
 妃之德說者曰太姒也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不  
 當稱后妃或者曰追稱也然關雎之后妃為太姒  
 則鵲巢之夫人當為何人陳少南云言后妃之德  
 宜如關雎此說為當予嘗推廣之曰序不言美后

妃而曰后妃之德以見后妃之德如此而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二南言文王之化而關雎首后妃之德此如思齊言太任太姒之德而曰文王所以聖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是以古人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此正始之道而王化之基故曰風之始也或者謂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其說膚淺非作序者之意下文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所以云者以其風化之始故天下之匹夫匹婦皆被其風化而各得其正也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不必以鄉飲酒禮爲證蓋鄉大夫與諸侯之合樂此特一端耳而何足以盡

之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下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感發是詩而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小大計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然則旣曰后妃之德矣鄉人邦國可得而用之乎曰后妃之車服則鄉人邦國不可得而僭用若后妃之德則用之有何不可噫文王以太姒之德而爲王化之基淑女之功豈小補哉昔堯欲以天下授舜而曰我其試哉觀厥刑于二女夫以天下與人而特試其刑于二女此天下之至難而風化所自

始也關雎所以為三百篇之首者其以此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李曰**風風也教也此則言風之一字也風風也當  
如徐氏讀以為諷字風字有兩訓一則訓諷一則  
訓教其所以訓諷者則以下之於上有所諷諭以  
警勸之所謂下以風刺上是也其所以訓教者則  
以上之於下有所開導而教化之所謂上以風化  
下是也正風之詩則謂之教變風之詩則謂之諷  
欲知正風變風之殊惟觀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則  
可以見其大槩矣

**黃曰**此一段當在論詩之後今且循其舊文而釋

之先儒解此一段皆未盡其意或云風猶天之風  
而教則君之教此諸家之說皆然也然本文但云  
風也教也何嘗有天與君之別哉一以為譬辭一  
以為實辭古人之意本混然而固離之何也或曰  
風字當如徐氏讀曰諷以為下之於上則有諷諭  
之意上之於下則有教導之意此迂仲之說也然  
上以風化下則曰風而不曰教何也竊嘗謂古人  
之意以為國風之詩其本繫於一人而其化被於  
一國自其本於一人言之則謂之風自其及於一  
國言之則謂之教豈不簡且直哉如聞伯夷下惠  
之風者莫不興起此風以動之之意孟子所謂君

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教以化之之意也先儒謂動之則開悟其善心而已化之則明其教令而爲之勸率其事加詳夫所謂化者感之於心術之微而變之於形迹之外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若曰其事加詳則不足以爲化矣予請爲之例曰聞二南之風者感動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則化天下之理然也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李曰**

自詩者志之所之以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則又論詩之所由作也其文反覆更相訓釋詩者志之所之者以其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也自情動於中以下則又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之義喜怒哀樂之情發於中而形之於言言之未足故見於咨嗟歎息之聲咨嗟歎息未足以盡其情遂長言以歌之詩自此而作焉如所謂猗歟那歟猗嗟昌兮之類皆是永歌之也永歌未足以盡其情於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有舞焉凡此出於人心之所誠然故先王因詩以作樂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湮鬱此所謂導和之志也



**黃曰**此則總論詩之所由作也先儒謂此一段其文反覆更相訓釋既曰志又曰心又曰情何其不一也予嘗味此一段其言近其旨遠決非章句之學所能到而謂漢儒為之豈其然乎繫辭論易其辭反復不已凡此者皆深原其所以然以惠後學者也故自詩而論志自志而論心此汭流尋源之論而使學者知詩之所自始自情而論言自言而極於不知所以言此溯流達源之論而使學者知詩之所終極是故寂然不動謂之心心之所主者謂之志志之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鳥可已鳥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虞書所

謂詩言志猶此所謂志之所之也曰歌永言猶此所謂言之不足而嗟歎之嗟歎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極而至於八音之諧神人之和百獸之舞而又鳥可得而盡其妙夫志有所喜則歌詠喜美之所由興志有所惡則箴規怨刺之所由作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情喜則其辭美其情怒則其辭直其情哀則其辭切而深其情樂則其辭易以和故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情有所不能已則言有所不能盡推而極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此孟子所謂樂則生則鳥可已者也竊嘗誦詩而忽有悟於言意之外且不覺其嗟歎永歌手舞足蹈況

四百廿五  
毛詩李黃集解卷一  
作詩者乎樂記之言與此序合意者吾聖人之遺  
言而學者所記錄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李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自此以下至於其  
民困則又論聲音之道與政通也情之所發見於  
言語之間而有清濁小大合乎宮商角徵羽之聲  
則謂之五聲五聲所感相應成文以見於金石絲  
竹匏革土木則謂之八音所謂文之以五聲播之  
以八音是也惟五聲八音皆本於人情故國之安  
危政之醇疵皆可求之於聲音之間樂記曰樂者

音之所由作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  
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  
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  
以柔苟發於聲必知心之所由然既知心之所由  
然則可知政之所由然也故聞其音之安以樂則  
知其政事之和是謂治世之音聞其音之怨以怒  
則知其政事之乖是謂亂世之音聞其音之哀以  
思則知其民之困是謂亡國之音蓋金石絲竹匏  
革土木其器同也其器雖同其情必異或安以樂  
或怨以怒或哀以思又見於金石絲竹匏革土木

之外皆不能逃乎審音者之所知也季札請觀周樂觀國之治亂如親見之則以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惟知其聲音之道可以見其政事之治亂也而詩者乃所以播於聲音者也

**黃曰**此言詩之用於樂者如此其不可誣也五聲八音皆斯民真情之所寓而斯民喜怒哀樂之情亦可於聲音見之審聲則知音審音則知樂審樂則知政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曰聲曰音相近而異名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情之所發見於歌詠之間其清濁小大合於宮商角徵羽之應則謂之五聲五聲所感相應成文而可被於金石絲竹匏革土

木則謂之八音聲音不可以偽為而皆本於真情之所寓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見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以至列國之風皆如親見此非即聲音而知之亦即其情而知之也惟其以情而發則亦以情而應則國之治亂政之和乖皆可於此而卜之故**虞書**亦曰五聲八音在治忽此推本之論也**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作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

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夫民之所感  
在心而皆可於聲音之間見之故聞其音之哀以  
樂而知其政和聞其音之怨以怒而知其政乖聞  
其音之哀以思而知其民困蓋至治之世民情和  
悅如在春風和氣中豈其音之安以樂也其情之  
安以樂也如頌聲作於什一之時是也將亂之世  
飢者勿食勞者弗息而不能無怨憤之情非其音  
之怨以怒也其情之怨以怒也如鄭衛之音是也  
國之將亡不可復救則亦閔之而已傷之而已懷  
其舊俗而已非其音之哀以思其情之哀以思也  
如桑間濮上之音是也亡國則無政止曰其民困

此一段與樂記之說少類豈非聖人之遺言乎先  
儒謂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樂之至也此謂治世之音土國城漕我  
獨南行怨之深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  
此謂亂世之音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至也適  
彼樂國適彼樂郊思之篤也此之謂亡國之音是  
固然矣亦不可專以言辭求之若徒觀其言辭不  
達其聲音則如大田楚茨之詩瞻彼洛矣之詩不  
言周政之衰而言宣王之盛是亦可謂之治世之  
音乎即其音而審之溯其情而觀之則其喜怒哀  
樂之異情擘緩粗厲之殊音有不可得而並者此

亦學詩者之法也三百篇之義皆當以是求之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李曰**詩者雖有三百篇之多而喜怒哀樂之情皆本於至誠惟其至誠故可以知政事之得失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矣鍾子期半夜聞擊磬之悲子期使人問之子何擊磬之悲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生臣之母生而為公家隸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昨往於市見之欲贖焉而無財故其聲悲子期曰聲之悲在心也非在於手也非在於木與石也心之悲擊於手而木石

應之以至誠故也惟其心之至誠故見於聲音無不應見於政事無不應推此以動天地感鬼神亦無所不宜者矣天地鬼神以誠可動謂之天地又謂之鬼神者蓋天地者鬼神之正體鬼神者天地之妙用莫近於詩**王氏**以為言也聲也以文為主則非其至故其動天地感鬼神者為近而已此說不善觀**公羊氏**論春秋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乎春秋何休注云莫近者猶言莫過乎春秋也則知所謂莫近於詩者謂莫過乎詩也非如**王氏**所謂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此又論二南之義即上文所謂先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蓋先王以是

二南之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使天下之人盡知夫婦之道無不得其正是所謂經夫婦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欲治天下者必自夫婦始是以既經夫婦則孝敬自此而成人倫自此而厚也惟孝敬既成人倫既厚則天下達道其盡之矣已正而物自正推之以美教化而教化自美推之以移風俗而風俗自移此文王之德則見於閨門之間而其美化所以及於江漢之遠也蓋周南召南之風播於聲詩

則推之可以美教化移風俗及後世所謂樂者皆鄭衛桑濮之音所謂詩者皆美麗淫侈之辭傷風敗俗則有之矣豈能美教化移風俗如周家忠厚乎周先生有言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行古禮不變今樂欲世之治難矣哉

**黃曰**學者讀此一段當知所謂詩者果言辭歌詠而已乎果聲音笑貌而已乎得失至難正也天地至難動也鬼神至難感也而惟此詩能之深味此理乃知學者不可言語文字求當自思無邪一言而入之也先儒謂正得失者用此詩於諷刺之間

動天地者用此詩於郊祀之際感鬼神者用此詩於宗廟之中予以爲此一端耳非諷刺郊祀宗廟之時則不足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乎止言詩者不足以知乎人爲之心志聲音本於民之真情苟知之則知詩之爲詩不可以僞爲而出於至誠之所發見精神之所運用也至誠之所感精神之所動則善惡之勸戒幽明之感通皆此理而已人惟有私心而思流於邪也則言不足以動人行不足以格幽今觀詩之美刺非出於愛惡之私則得失不難正矣言行所以動天地則天地不難動矣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鬼神不難感矣此思無邪

之效也故曰莫近於詩王氏以爲聲音者以文爲主而非其至故特曰近而已此不知詩之理者也先儒舉公羊爲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何休注云莫過於春秋則知所謂莫近於詩者莫過於詩也此說固當已然亦未免於費辭竊以爲人民天地鬼神皆同此心則同此理以理求理夫何遠之有先王知此理之不遠於人心人心之所同然故用之以經夫婦以無邪之理而正之也以是推之則孝敬之所以成人倫之所以厚教化之所以美風俗之所以移皆此理之所用也簫韶奏而鳳皇儀南風歌而天下治聲音之不可誣也如此關雎之

詩始於風天下而正夫婦推而極於游女無犯禮之思免置有恭敬之容公子有信厚之心汝墳有愛君之意卒於易商之惡俗為成周之美化如騶虞所謂關雎之化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者此詩之極致也詳味七章益信大序之文有孔子之遺言不然漢儒章句之學何足以知此理之妙哉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李曰**故詩有六義焉詩之序惟其出於諸儒之所纂集而成非出於一人之手故不惟言語前後重

複不相連屬而又往往掇取傳記之文雜於其中如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以至於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記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厚矣則見於戴記之緇衣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而禦狄于境久而不召眾散而歸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



邶為首則見於國語惟其文之混雜殺亂不出於  
 一人之作而雜出於傳記之文則諸儒之說以詩  
 之序或指以為子夏所作指以為孔子所作皆非  
 也惟以為漢之世為毛詩學者前後相繼有所附  
 益而增加之而足成其書則得之矣故後之觀詩  
 序者不當以其文之相連屬而求之非如他經之  
 文曰故曰至於曰是以曰然則皆是連上文之辭  
 至於詩序之文不當如是也上文曰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不過言二南  
 之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下文繼之以故詩  
 有六義焉則又言詩三百篇有此六體又自為一

段不與上文相接不可以故字連屬而為之說若  
 必求其故字而為之說則必穿鑿而不通矣下文  
 言至於是自然則之類皆當如是也周官太師所  
 掌謂之六詩此詩序謂之六義蓋以其三百篇之  
 中有此六體不同風也雅也頌也古今相法以為  
 歌詩之名至於比也興也賦也則雖有三者之目  
 不以為名惟此三者不以為名故詩之所以為體  
 也兼此三體故比興賦皆在於風雅頌之中不可  
 以別而言之也雖然其名則然矣其體則同所謂  
 風雅頌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也不必自鹿  
 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也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

大雅也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也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二者風之為言使有感動之意雅者正言其事頌者稱美之詞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有一國之政事者然後謂之風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諷諭之言者皆可謂之風也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正言天下之事者然後謂之雅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正言其事者皆可謂之雅也如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形容天子之盛德然後謂之頌自其體而言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稱頌聖人之盛德皆可謂之頌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風也雅也頌也皆分在於三百篇之中故學詩者不當泥四始之辨故必求之六義也賦者鋪陳其事程氏曰如東宮之妹邢侯之姨之類是也若夫比興則說者不同孔氏曰比者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諭勸之其說未通東坡則謂之比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取其摯而有別興者言其時之已去故後人不可以求得其說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陽然其說未甚明白惟鄭司農

後謂之頌自其體而言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稱頌聖人之盛德皆可謂之頌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風也雅也頌也皆分在於三百篇之中故學詩者不當泥四始之辨故必求之六義也賦者鋪陳其事程氏曰如東宮之妹邢侯之姨之類是也若夫比興則說者不同孔氏曰比者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諭勸之其說未通東坡則謂之比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取其摯而有別興者言其時之已去故後人不可以求得其說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陽然其說未甚明白惟鄭司農

以為比者比方於物諸言比者皆比類也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此說為得之程氏以為比者直比之而已如螭首蛾眉齒如瓠犀而已興者感發之意王氏則以為以其所類而比之之謂比以其感發而況之之謂興二說者皆本於鄭司農之說而此二說更為明白焉惟詩之為體有此六者之不同故學詩者能求六詩之體又以思無邪之一句會其旨趣則可與言詩者矣若下以風刺上上以風化下此一段不可連上文言之孔氏云在上人君用此六義以風動教化在下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諷諭譏刺君上則是以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繼六義為言也且又於六義之下而解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風其說之不通一至於此學者之於詩序苟不渙散而求之則於此數說皆可廢矣

**黃曰**

此又言詩之體如此也風雅頌國史之舊題

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已有是三者之名當是時孔子猶少也及孔子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刪詩為三百篇而賦比興之義始發明於後世其微言篤論蓋有自來矣然賦比興特風雅頌之一端耳均謂之六義而合賦比興於風雅頌之中則不幾於亂四始也乎曰是所以使學

者思而得之也詩有風雅頌而風雅頌之中有賦  
 比興此微意也程氏言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  
 備者有得其一二者而迂仲之說亦然謂凡有感  
 動之意者皆可謂之風而不必以國風為風凡正  
 陳其事者皆可謂之雅而不必以大小雅為雅凡  
 有稱美之辭者皆可謂之頌而不必以三頌為頌  
 信如此說則六義亂矣夫有感動之意者可以為  
 興不可以為風正陳其事者可以為賦而不可以  
 為雅稱美之辭則或賦或比當觀其辭意之所之  
 而不可以為頌頌者告神之樂章也大序之論風  
 雅頌已詳且明惟賦比興則說者不一孔氏謂比

者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見今  
 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之如此則是興專於  
 美而比專於譏刺也其說不通矣鄭司農以為比  
 者比方於物則言比者比類也興者託事於物則  
 興者起也東坡伊川皆本是說然皆未甚明白竊  
 嘗推廣之曰賦者直陳其事之謂也比者託物而  
 喻之謂也興者因物而感之謂也受命作周之詩  
 其事確東宮之妹之句其辭實此之謂賦如柔荑  
 瓠犀以喻莊姜之美如山阜如岡陵以喻福祿之  
 多此之謂比如雨之濛矣行者之心淒然以悲鸛  
 其鳴矣居者之懷慨然以歎此之謂興以是三者

而會風雅頌之旨在學者自求之鄭氏謂七月之詩具風雅頌之三體分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夫一章之中半為雅半為頌尚何足為詩之體乎鄭氏徒見周禮籥章氏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而為之附會耳抑嘗論之六義者學詩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於寂然不動之先知喜怒哀樂之理於渾然未發之際則三百篇之詩一詩也噫明乎太極則六爻一爻耳明乎皇極則九疇一疇耳明乎情性則六義一義耳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李曰**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此亦論風之義也

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如風之偃草然也至於變風則指陳其人君之過失人臣諷刺其上使之改過亦名謂之風風之為名有此兩者不同不可以一槩論故正風變風之作皆名為風也主文而譎諫此則又繼其下刺上之意詩之作也雖主於詩之成文然亦託此以諫其君故其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言之者所以無罪惟其言之者微諷其上欲其上之改過故聞之者足以戒故亦謂之風蓋如風之鼓舞搖蕩萬物皆不自

知其所以然此所以謂之風也觀此序所言正風變風皆名為風者良有以也

**黃曰**此一段申言國風之義也風者取其有風動之意其所以入人甚微也上以此化下則亦不直施其所以化下以此刺上則亦不直言其所以刺旁譬言曲喻而使人為之感動故又申言之曰主文而譎諫文雖主於此而意實寓於彼如文在於菴丘而意實在責衛伯文在於葛藟而意實在於刺平王故曰主文而譎諫譎而不正謂不直其辭以正之也不直言其惡而微諫之故言之者無罪雖不直言其過而自愧於其心故聞之者足以戒此

風之所以為風而有感發之理也後世所謂諷諫者蓋得此一體耳或曰主文而譎諫者謂正風也若變風則有詆訐其君上者予曰不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豈容有怨怒之辭而謂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至於起敬起愛而不能自已安可拂然而直刺之乎故臣不遇於君則有不忍去不敢怨之辭如柏舟之不能奮飛考槃之永矢弗諼之類存君臣之分也子不得親於父必有諱惡自咎之心如小弁之君子信讒凱風之我無令人之類全父子之道也主文譎諫之類當求於此若雄雉碩鼠等詩少南已辨之矣故不復

論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  
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李曰**

至於王道衰此言變風雅所由作也曰至於

曰是以若以為連上文之辭則上文當論正風正  
雅則下文方曰王道衰矣今上文曰主文而譎諫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則是既言變風矣又  
繼之以至於王道衰則其義不相連屬故此一段  
亦非連上文而言也文武成康之道既衰加之  
幽厲之暴亂平桓之孱微禮義廢於一人之身政

教遂失天子不能統諸侯之國故國自為政為諸  
侯者亦無以統御卿大夫之家故家自為俗聲詩  
之作既無有文武成康之詩矣此變風變雅所由  
作也變風自邶鄘以下之詩是也變雅幽厲之詩  
是也文武之詩既已不作而為變風變雅故變風  
所言者如曹之奢魏之褊晉之儉衛之淫皆隨其  
國之風俗未嘗相同此政之所以亂也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此又言其變風之作也國史者作詩之  
人也變風之作或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而總  
謂之國史者蓋指其大槩也國史明乎文武成康  
之世其得之迹如此幽厲之世其失之迹如此傷

乎禮義之失故至於人倫之廢哀夫政教之失故  
 至於刑政之苛情發於中而形於言故嗟歎之嗟  
 歎之不足故吟詠其情性之所欲言者以為聲詩  
 主文譎諫以風其上原其大意達當時天下之事  
 變而閔幽厲之失而懷成康之故俗也

**黃曰**此言變風變雅之所由作也夫道者所由適  
 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道盛則禮樂興禮  
 樂興則政化美當是之時一道德以同風俗而雅  
 頌之聲作今王道既衰則其本已先撥矣本既撥  
 則枝葉從之禮義廢而不行政教失其所措上無  
 道揆下無法守天子不能統諸侯之國而國自為

政諸侯不能統卿大夫之家而家自為俗則人情  
 傷今思古而變風變雅之所由作也周自文王關  
 雎之化積而至於天保采薇之治於是乎有小雅  
 自其經營內外之治積而至於受命尊祖之詩於  
 是乎有大雅此風雅之正也自懿王受譖夷王失  
 禮而周道始衰於是邶風變而柏舟作齊風變而  
 雞鳴作此國風之始變也極而至於厲王之時而  
 雅已變矣雖然王道雖微而先王之所以澤民者  
 未泯而民情之所以愛君者猶在也變風變雅之  
 作猶有望其改過遷善之意以見其不忍忘君之  
 心國史採詩於民而播之歌詠其愛君之意厚矣



國史止是掌文籍之官非國之能文者一時能文之士何足以明其得失之迹哉惟國史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見今之時非昔之時今之政非昔之政向也人倫之厚今也人倫之廢則為之感傷向也政教之美而今也政教之苛則為之哀歎於是吟詠情性以風喻其上吟哦其聲曰吟發之於吟而長言之曰詠雖王道之既衰而國史採詩之時猶以先王盛時之事感發其君此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意也至於頃王之時陳靈瀆亂之事則天理亡矣不可以復望矣雖變風亦不復作也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李曰**故變風發乎情惟其達於事變懷其舊俗故

雖以風刺其上而止乎禮義禮義著見於人君之教化故正風之作不復有變風矣惟其禮義不在乎朝廷而在乎作詩者情性之所言此變風所以作也天下之公義不在於其下而在於其上在於上則天下治在於下則天下亂今周之所以為禮義者不存於周而存於作詩之人周之為詩可知矣夫以國史作詩而其情乃止於禮義者蓋三百篇之中變風之詩或美或刺或怨或歎之不同而

皆止於禮義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文武成康之詩謂之思無邪可也以幽厲之詩宜其喜怒哀樂未必中節而乃亦謂之思無邪者則以思止於禮義也發乎情者不能無思止乎禮義則無邪矣夫以去先王之世猶且如此豈非先王德澤在人者未泯邪以至於王澤既竭而詩不作人之情性不同無復止於禮義此詩亡然後春秋作也

**黃曰**此言王道雖衰而王澤未竭禮義雖廢而民猶知止乎禮義蟋蟀閔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曰

永矢弗諼蓋有畎畝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風危難之詩也而曰苟無飢渴蓋有臨難無苟免之意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載馳之夫人思歸而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於此可見知發而不知止則蕩而不中節矣有性故有情故曰發乎情民之性也王澤未泯則禮義未亡故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三百篇之詩皆發乎情皆止乎禮義而獨於變風言之何也憂思極矣而形於歌詠者情性之真也禮義廢矣而知止乎禮義者王澤之厚也故觀詩人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尤當於變風觀之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李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孔氏以為承上生下之辭彼見其是以二字遂以為承上生下之辭然觀上言風雅之別矣於此又言風雅之別者是亦可以為承上生下之辭詩序不相連屬多矣雖此連屬亦不可以為定論也風與雅所以論興亡治亂之迹其正與變則論二者之別風則言一國之事雅則言天下之事孔氏曰一國之事繫此

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以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之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遂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以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孔氏以廣狹二字形容風雅誠得之矣然其謂作詩遂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此則非也所謂一人者為諸侯而言之也天下者天子風化之本也一國者諸侯風化之本也風者諸侯之事則一國者亦諸侯耳詩人作是詩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者如二南本於文

王之風化其所言者不過周南召南而不及天下之廣詩之二南但爲國風邶鄘以下皆言一國之事不及天下之廣故以國風名之也雅者言天下之政事本於天子風化形容四方之遠故謂之雅蓋以諸侯之風繫於風可也天子之事其所及者遠豈可以風名之乎故易其名謂之雅也文王之所以得幽厲之所以失繫於天下故皆以雅名之此風雅之別也歐陽文忠公曰詩有一國而作焉有天下而作焉蓋謂此也雅者正也自此則又論雅之所以爲名也上文言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

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既論夫風之名矣故於此又論風雅之名焉雅之所以爲名者以雅字訓正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雅爲名以其正故也故雅之所言自武王宣王之詩此王政所由興也幽厲之詩此王政所由廢也或興或廢不同而皆在於雅之中則其爲詩得乎正故爾若夫國風之言一國之事則其爲詩不得乎正矣惟天子之詩然後謂之雅然其體亦有小大之不同其體之有小大之不同者則以其政之小大故以其政之大者則載之大雅政之小者則載之小雅焉大雅小雅之別說者不同孔氏

云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宴錫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商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孔氏以為大小雅之別然觀菁莪之詩樂育人材之詩棫樸之詩能官人材之詩此豈有大小之別乎菁莪則見於小雅之詩棫樸則見於大雅之詩如六月采芑與夫常武江漢之詩均為宣王征伐之詩也此豈有大小之別乎六月之詩則載於小雅常武江漢則載於大雅其說不通如此惟其說之不通

是以王氏又從而為之說曰幽王之詩有其惡大則列於小雅宣王之詩有其善小則列於大雅蓋幽王之惡大其小者猶如此也宣王之善小其大者如此而已又作詩者意各有所主若蓼蕭言澤及四海而意之所主者但止燕諸侯爾凡此之類皆其言及於大而意之所主者小也大明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而意之所主者乃在於天命武王凡此之類皆其言及於小而意之所主者大也蘇氏又云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蓋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

而在小雅行葦言宴兄弟養老靈臺言麋鹿魚鼈  
 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  
 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事而道德之存亡  
 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二公之言亦皆推本  
 先儒之說惟其說之不通故又為一說以通之其  
 說穿鑿附會非合於自然之體如太史公序曰大  
 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言小已之得失  
 而其流及於上此其說若小異然大雅之詩豈是  
 皆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乎小雅豈是皆言小  
 已之得失而流及其上乎故鄭漁仲之說以為雅  
 之有小大者音之有別耳漁仲之說亦是本於先

儒之說孔氏又云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  
 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  
 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其變雅之美刺皆  
 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有小大也夫以正  
 雅變雅之不同亦皆本於政事如何耳若以為正  
 雅言政之所由廢興則變雅者亦聲詩耳豈有正  
 雅則論其政變雅則論其音乎故漁仲以為正雅  
 變雅皆論其音然詩之作也皆有其體然後見其  
 音未有無其體而有其音也故嘗有為大雅小雅  
 者諸儒之說不通難於折衷小雅則主一事而言  
 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宴嘉賓四牡之

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其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此小大之別如此而已未必為至當之論姑存之以待深於詩者而論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上既言風雅之名至此又論頌之所以為名也所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之為字其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寫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則知頌字訓容也盛德如此遂以其詩播於宗廟而告於神明者也頌之所以異於風雅者以其詩施之宗廟

爾如清廟之詩祀文王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執競之詩祀武王邢之祀成湯烈祖之祀中宗玄鳥之祀高宗是皆施之於鬼神爾故陳少南以謂頌者施之於鬼神後世乃用之於人君如王褒之頌漢元結之頌唐如此之類其失甚多此說其善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上既言風也雅也頌也其義可謂詳矣至此又總而結之謂之四始詩之至也鄭氏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程氏云詩之別有四有是四始王氏以為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此說未必然也上文既言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則是舉其四始之一事可以見

其餘矣關雎者風之始也自關雎以下皆風焉鹿鳴者小雅之始也自鹿鳴以下皆小雅焉文王者大雅之始也自文王以下皆大雅焉清廟者頌之始也自清廟以下皆頌焉關雎而下皆謂之風又始之於鹿鳴鹿鳴而下皆謂之小雅而又始於文王文王而下皆謂之大雅而又始之於清廟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言極其至則無以復加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無詩也以其為詩不如風雅頌之為至雖曰有詩與無詩同自漢以來詩人間出如蘇李之於漢曹劉之於三國鮑謝之於江左李杜之於唐皆擅一代之名而其為詩皆

無出於三百篇之右蓋以三百篇之詩各極其至故後之有作者不可復加矣邵康節先生有言曰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愚嘗以此二句深得易詩之旨學易者不知畫前之元有易不足以及言易學詩者不知刪後之無詩不足與言詩也

**黃曰**此辯風雅頌之所以異也孔氏謂繫一人之本為繫於作詩之人其說大謬先儒已辯之詳矣夫事有繫於一國之利害而本於一人之躬行則謂之風如文王關雎之化行則在位皆節儉正直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則衛人化於上淫於新昏



齊哀公好田獵則國人化之以田獵馳逐為賢且好此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也然是特一國之風耳二南之風不能以及商畿齊衛之風不能以及曹衛至於雅則繫天下之利害而合四方之風俗如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此其所繫者大而所及者遠也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夫風者風土之音而雅者天下之正聲故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風及一國而雅及天下風言諸侯而雅言王政此風雅之所以異歟既論風雅之異而又論雅有大小之別故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大雅之

辯先儒之說頗多蘇氏謂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然常棣伐木之詩非不關於道德而載於小雅命召虎平淮夷特一事耳而載於大雅則其說不通李迂仲則謂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泛言天下之事然小雅之中亦有不專主一事者如天保魚麗之詩皆備數詩之意其可以一事盡之乎大雅之中豈盡泛言天下之事而無專主一事者乎鄭漁仲謂雅之有小大由其音之有小大夫音固有小大也然專以音求之則是音有大小而非政有小大也陳少南謂小雅皆經營內外之政而大雅稱述已成之功其說當而未詳

竊嘗申明之曰有國風而後有小雅有小雅而後有大雅小雅者二南風化之積也大雅者小雅政事之成也如小雅言文武治內外之事至大雅則言受命作周復受天命小雅言成王興賢育材之事至大雅則言其受命福祿尊祖配天小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至大雅則言褒賞申伯周室中興推而至於變雅亦然小雅之刺幽王特曰刺之而已至大雅則曰傷周室大壞也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小大之辯豈不明哉如李之說則又曰菁莪棫樸俱人材一事爾六月常武均征伐之詩爾豈有小大之別予以菁莪之育材棫樸之能官養之

而後用之也六月之征伐常武之常德用之而後偃之也其小大之辯益又可見矣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作頌之本意也古之聖人盛德而不居成功必有以告天地告祖宗曰此天地之休祖宗之靈也予小子何力之有於是作爲樂章以歌於郊祀宗廟而名之曰頌苟有其德而功未成不敢以作頌也有其功而德不足亦不敢以作頌也然魯人作頌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豈告神明之意乎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也豈盛德成功之事乎然則聖人曷爲而取之以存魯所以存周

也周頌不作久矣魯周公之後也而有僖公之賢  
 聖人固幸而進之也嘗觀唐天寶四年元結頌中  
 興曰自昔帝王則曰盛德大業而言今之歌頌大  
 業者其誰宜為夫言古之帝王則曰盛德大業而  
 言今之歌頌者則止曰大業而削去盛德二字蓋  
 有深意吾是以知頌之不可苟作也夫如是而為  
 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諄諄而明辯之者所以示  
 學者入詩之門也故曰是謂四始苟於此四者而  
 得其從入焉則詩之所以為詩者亦豈能以外是  
 乎詩之所自始與其所極至皆不外此在學者意  
 悟耳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  
 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李曰**

序自關雎而作故其說關雎為最詳其始曰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其末又言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則其論  
 關雎可謂詳矣疑此序乃關雎之序非三百篇之  
 大序既言關雎則周南召南又不可以不辨故言  
 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  
 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蓋以周南召南雖因文王風化之所及也然其名有周南召南之別者故從而辨之  
言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所以爲周南諸侯之風繫之召公所以爲召南自關雎至於麟趾凡十  
一篇其所言者皆王者之風故曰言化自北而南也  
自鵲巢至於騶虞凡十四篇其所言者諸侯之風故曰先王之所以教說者徒見周南爲王者之  
風召南爲諸侯之風遂有淺深之辨如孔氏則以爲王者必聖人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諸侯必賢人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  
王氏之說亦如此惟龜山破其說以儀禮大合樂爲歌周南召南儀禮之

作正在周公之世則分二南已在周公之時當是周公以聖人自居乃以賢人待召公周公豈肯爲之乎其說可謂當矣  
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也適會周召分陝故以其詩繫之其說誠可謂得其旨然不如陳少南之說爲詳  
言周召爲天子之二老分治岐之東西自岐以東周公主之自岐以西召公主之然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爲周公所治之國其詩實王者之風也  
岐西之地召公主之故爲召公專主諸侯之國其詩爲諸侯之風也  
南言化自北而南者此主文王之化而言之也文王治岐岐居西北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旣一文

王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北爲上由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蓋江漢汝墳爲岐東之地當時岐東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周公爲伯而得其詩以貢於周故曰周南江沱爲岐西之地當時岐西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召公爲伯而得其詩以貢於周故曰召南此說誠是禮記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蓋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旣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則謂之周南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則謂之

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非太王王季也以傳記而考之皆謂周召分陝之東西而少南乃爲分岐之東西不知少南何所據而言分陝以東如江漢汝墳即陝之東也分陝以西如江沱即陝之西也故其詩有周南召南之辨凡此二十五詩者皆文王所以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也蓋學者必自詩而入焉學詩者必自二南而入焉故孔子於伯魚告之曰不學詩無以言爲學者必先從事於此

既而又告之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是古之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序先之以風次之以雅次之以頌風者詩之最先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此其所以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蓋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而召南則為王化之基此皆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內而其他化行於二南之國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詩之首於二南如易之首於乾坤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學易者必自乾坤而入也是以三百篇之中必首於二南六十

四卦首於乾坤其體一也學者知乾坤為易之門則於易思過半矣苟知二南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則於詩思過半矣

**黃曰**

古之說詩者皆傳訛承舛深失詩人之意未

有為之釐正者其說曰文王以二南之地分賜二公而為之采邑故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也鵲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則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北為上自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亦從其說吾不知文王所以分地

於二公者果請之天子而與之邪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邪文王處君臣之難而有事君之小心內文明而外柔順未嘗萌畔援歆羨之欲也而肯為是舉乎且當是時紂雖不道猶天子也文王雖聖人猶諸侯也文王居羑里而繫易辭其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文王擅分其地以與人哉或者又以為文王受命稱王於是乎分陝此不知文王者也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曷嘗王哉

**少南** **适仲** 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稱王而又自謂天下既一則分陝於二公何其自戾也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謂文王已有二

分之天下其未屬者冀青兗三州耳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也予謂分陝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不當在文王之時

**樂記** 論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而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分陝當在武王之時無疑也且召南何彼襮矣乃武王時詩不必專以文王為言也然亦繫之國風者以為下嫁諸侯特諸侯之事爾而此詩之作乃召公之意也按禹貢二南皆屬雍州岐山之陽故曰荆岐既旅則詩亦言太王居岐之陽文王治

岐居西北意者當是時文王之化自岐周而被於  
江漢之域故曰自北而南及武王既定天下巡行  
邦國採詩以觀民風得周南之詩以關雎爲首而  
以麟趾繫其應得召南之詩以鵲巢爲首而以騶  
虞繫其應關雎麟趾文王之風化如此也故曰王  
者之風鵲巢騶虞諸侯之被文王之化者如此也  
故曰諸侯之風而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止是  
文王不必以爲大王王季也周太師編詩之時以  
爲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之二南之風繫之文王  
則不可以風繫也文王無所繫適時二公分陝而  
因以二南繫之焉予謂分陝之事當在武王得天

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繫云  
者以此附之於二公而已先儒又謂二南之化有  
淺深之辨則爲之說曰周公聖人其化深召公賢  
人其化淺不知二南皆文王之化而特附之二公  
豈容有聖賢之辨不然則周南召南何以皆爲正  
始之道王化之基也道無始不行化無基不立治  
國平天下之道皆自齊家始故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豈非王化之基者正此歟大序之論二  
南既分而論之復合而論之分而論之者論其詩  
合而論之者論其所以詩學者觀而不悟謂之正  
牆面而立宜矣



四百十三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李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諸家多以爲衆妾言后  
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伊川龜山皆以爲不然若  
以淑女爲衆妾則豈可以衆妾而配君子乎則知  
所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蓋指作詩者而言  
之也言關雎之作者樂得后妃以配文王淑女指  
后妃君子指文王也其所以樂得者則以后妃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也后妃之心惟憂在於進賢者  
以共助內治非以色取寵於上故作是詩者哀念  
后妃之幽閒乃能思賢才以助內治而無傷害善

良之心焉此關雎之義所以取之也哀窈窕乃詩  
人哀之也樂得淑女乃詩人樂之也然此乃因孔  
子論語而爲之說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則易至於淫哀則易至於傷惟其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然後爲哀樂之得中也作詩序者達夫子  
之言如此遂以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以樂得淑女言不淫也哀窈窕言不傷也觀其  
意與夫子之言異此則作序者之言爲可疑也

**黃曰**諸家多以關雎爲后妃以淑女爲衆嬪御之  
賢者謂太如無嫉妬之行樂於得賢女以配文王

此大不然夫太妣既配文王矣而又曰太妣求淑女以爲文王配豈可以衆妾配君子乎且周人但以關雎之詩形容后妃初不指后妃而謂之關雎也伊川龜山嘗辨之矣而其言未詳夫此章蓋推詩人作關雎之意義如此謂關雎之詩所以歌詠不已者以其樂於得淑女如太妣之賢以配文王也樂得淑女憂在進賢與夫哀窈窕皆詩人樂之憂之哀之也李迂仲既以樂與哀爲詩人之哀樂而復以憂爲后妃之憂此不惟於此一章之義不通而於孔子樂而不淫之句亦不通予竊以爲詩人未得淑女則欲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則又展轉

憂之求之既得則欲琴瑟友之以琴瑟友之爲未足則又欲以鐘鼓樂之其所以憂念而不已者以其賢也非以其色也憂之極而至於哀哀之深而至於思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故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關雎一詩之意義也夫文王之躬行自足以成二南之化而詩人必思得淑女以助內治者豈文王之化且有所不足乎天下之治未有不齊家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文王之盛德然后妃在父母家則已有躬儉節用之美此詩人所以樂之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李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此是興也詩有比有興  
比者直比而已興則有所感焉關關雎鳩以興后  
妃之德也爾雅曰雎鳩王雎也郭璞曰鷓類也今  
江東呼之為鷓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徐公曰雎  
鳩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則知雎鳩鷺  
而有別在河之洲此言所居之所也關關言聲之  
和也夫以鳩鷓之類其猛如此宜其不和也今也  
雖為儔偶更不移處既能有別矣又能關關然其

聲之和而以取譬后妃居深宮之中嚴毅而有別  
得夫婦之正道又能肅肅雍雍以盡其和樂之美  
此婦人之大德也故夫下文繼之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窈窕是幽閒也言此幽閒之淑女而能有  
別矣又能和樂矣婦人之令德其盡之矣宜其為  
君子之好匹也文王之德如此后妃之德又如此  
此所以為好匹詩曰天作之合亦是言德之同也  
詩人以關關雎鳩形容文王后妃之美辭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可謂善於取喻矣至於下四章則又  
言后妃所以肅肅雍雍亦如雎鳩之和也荇菜陸  
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

上根在水底與水淺深等按顏氏家訓曰今苡菜  
 是水悉有黃花葉似蓴可用為祭祀之菹則知苡  
 菜可以供祭祀也左右與佐佑商王之左右同言  
 將求此苡菜以供祭祀必有左右為之助以求之  
 者流求也必得左右之人以求苡菜故后妃寤寐  
 以求之寤覺也寐寢也或覺或寢未嘗不在於求  
 賢才以助內治所謂須臾不離也方其求之未得  
 也則思所以供祭祀之事者誰乎思之不得則悠  
 哉悠哉思之久矣則輾轉反側不能自安既輾轉  
 而又反側以見其憂之甚也方其憂之未得也則  
 輾轉反側其憂念如此之深及其既得也則其樂

為如何哉故下文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言得此  
 賢才以共採苡菜則友之以琴瑟所以親之也友  
 之以琴瑟猶以為未足而又樂之以鐘鼓則其樂  
 無有已也芣擇也與上文左右流之其意同觀此  
 下四章皆言采苡菜以供祭祀其他言后妃能求  
 眾妾以助內治未嘗有嫉妬之心方其未得則輾  
 轉反側而未嘗少忘及其得之也則友之以琴瑟  
 樂之以鐘鼓非賢能如是乎惟其后妃之賢能如  
 此故眾妾皆得以進御於君此芣苢之詩婦人所  
 以樂有子螽斯之詩子孫眾多也思齊之詩則百  
 斯男凡文王之所以聖者皆由太姒之力也嘗觀

漢明德皇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幸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若明德皇后可謂有后妃之遺風矣蓋婦人之事莫難於此惟其能無妬忌而下及於衆妾此其所以為賢也如成帝時趙飛燕極懷嫉妬凡有進幸者輒死後宮飲藥墮胎者無數卒之成帝無子皇嗣中絕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此則異乎關雎之義矣涎徒見反童謠見五行志

**黃曰**此詩凡五章古今諸說皆失其義予非敢以臆說而妄論先儒之失也誠以質諸吾心而不合

求於詩人之意而未安則不得不為之辨夫關關雎鳩取和之意而已在河之洲取幽深之意而已先儒之說則曰雎鳩猛鷙而有別以見后妃之嚴毅不可犯也河洲取其遠離於水以見后妃之不淫於色也夫詩人之意取其和鳴學者以猛鷙求之其氣象大不侔不淫其色乃關雎之義不足以形容后妃之德也愚以為此一章正形容后妃有幽閒之德宜處深宮之中以助文王之內治而已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至其後四章又形容詩人求之之切而樂之至故又取荇菜以為之比先儒皆以為后妃勤於職采荇菜以供祭祀而衆妾

皆樂助之夫詩人方言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遂言左右之欲助淑女之采苕菜何其文顛倒之甚邪予以爲此一篇皆比也苕菜之潔可以爲祭祀之用故詩人復引之以爲比也凡觀詩人之辭因一物以起義者皆興辭也合二事以並用者皆比辭也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則復並而言之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以關雎之和鳴而比后妃之德也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則亦並而言之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以苕菜之可以供祭祀者而比后妃之賢也詩人以爲淑女未得則承先祖供祭祀者誰乎參差荇菜而左右求之求之不已又

從而采之采之不已又從而擇之以苕菜之可以供祭祀而求之不可緩也詩人樂得淑女則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則寤寐思之以見其求之之切也始也求之不得則有輾轉反側之憂終也求之既得則有喜樂不忘之情曰琴瑟友之曰鐘鼓樂之以見其樂之之深也三百篇之詩大抵皆近於人情學者以情求詩則思過半矣嘗觀詩人之美是人不言其所以美之之事而特言詩人喜樂之情則其人之賢可知關雎之詩其所以樂得后妃者既如此則后妃之賢亦可想見也齊哀公荒淫怠慢而詩人作雞鳴以思賢妃而陳夙夜警戒相成

之道知雞鳴思賢妃則知關雎樂得淑女之意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